



夜 归

艾 芜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插图：贾兴桐

夜 归 (短篇小说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625 插页7 字数161千
1978年9月第一版 197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800册

书号：10118·112 定价：0.61元

前 言

原来《夜归》这本外篇小说集只有八篇，现在又添进六篇，一共十四篇，除了《高高的山上》，其它都是十七年叛徒江专所说的文艺黑线专政时期写的。既然是文艺黑线专政下写的，当然就都是黑果子，不许再出版，不许图书馆借阅，那是必然应有的惩罚。一九七二年，我不揣冒昧，又大胆写了一篇《高高的山上》，这不消说，又是黑线回潮了。文化卫的前身文化组出的第三期简报，就加以攻击，打了一棍子。我知道我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年青人没有吃过老一代人的苦，应该由老一代人加以教育。这是“四人帮”最痛恨的事，他们认为年青人应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把老一代人，尤其是老的领导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才合他们篡党夺权的心。我再看《夜归》的序言，心里更加感到沉重而且痛苦。解放后，文艺工作者所享有的自由，不知到了哪里去了。“四人帮”不许十七年写过作品的人，再提起笔来；一写作，就是犯罪。自然更不许下农村，进工厂。他们只是一声令下，要大家提起笔来，直对走资派大张讨伐。而在他们白日见鬼的精神状态中，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帮派骨干而外，只要做一点领导的，都诬陷为走资派。蒋

介石匪邦所不能干的坏事，他们全都做到了。幸亏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邦”，我们文艺工作者又有写作的自由了，又可以自由地下到农村，进入工厂了。墨在欢呼，笔在跳午，雪白的纸张笑脸迎人，新的时代呈现在我们的百前。

《夜归》又可以出版了，我趁这个机会，作了一点参改。文化大革命前，茅盾同志和任白戈同志，都当百提过忌见，说是《新的家》好象还没有完嘛，我就续写了千多字。又有一个外国作家，恁中文，但不能说中国话，写信告诉我：《幸福》里年专人，脚有点残废，可能找不到对象，会有幸福吗？我也遵照她的忌见，加以参改。《春天的风》里，出现一个中央领导同志，有读者来信问是谁，现在我可以回答了：那就是周总理。当时有个规定，不能把中央领导同志写在作品里百，只能从作品中的工人家属那里，看出来的客人，是常在俱乐部办公室的坐上出现的，位置是在毛主席的旁边。周总理生前常到群众中去，恁人之事极多。我恁到周总理太伟大了，我惭愧我这支笔没有写好他，因此在《春天的风》里，仍然照旧，不加参改。我在这里，只说明我早有一个抱负，想把我们最敬爱的好总理绘画在文艺作品里百罢了。

我欢迎读者提忌见，有机会再印，一定酌量加以参改。文艺创作者是和文艺批评者携手并进的，互相友好互相促进的。一篇作品出来，有人批评是极其正常的，没有批评，作

者不容易迅速前进，往往会原地踏步，进步不大。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品是需要有人提意见的。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事，一些好的文艺评论，和一些好的创作一样，能够推动文化万年的历史，前进一大步。“四人帮”糟蹋文艺作品，也糟蹋文艺评论，把文艺评论变成吓人听闻的判决书，使文艺创作者处于死地而后快。我在省委宣传厅召开的讨论新宪法会议上，表示衷心欢迎宪法中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又提点意见：凡对文艺作品的批评，只要作品不违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六条政治标准，都不能当成政治事件来对待。宪法可能不会写得这么详细，但我们必须造成舆论，要“四人帮”的法西斯式的批评，不能死灰复燃，再事作恶，祸国殃民。

作 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 成都

序

我在《解放前后》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解放后，我们这才完全得到了写作的自由，可以在作品中称心如愿地为劳动人民讲话了。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空前未有的幸福。只是今天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作家不去同他们一边生活，就写不出来。党所领导的作家协会，便及时号召作家到工农群众中去生活，而且作了许多具体的帮助，解决作家不熟悉工农群众的困难。我一九五二年到鞍山工人群众中去，就是党给予我最好的培养。鞍山钢铁公司所属的几十个工厂矿山，我都能自由进去，没有任何一点阻拦。回想起一九三二年，左翼作家联盟暗在上海杨树浦工厂区域办了一个叫涟文的工人子弟学校，我同一个女同志周海涛（湖南益阳人，曾在长沙周南女校读过书，被捕时改名周浪萍，她后来死在苏州第三监狱）在这个学校白天教工人子弟，晚上就教工人，但是工厂一个也没有进去看过，因为文艺工作者就没有这样的自由。我曾在早上天不见亮的时候，一早到申新纱厂门口去等候过工人，要在她们下班的路上，谈一些话，免得耽误她们回家后的睡

眠。就是这样，也给在工厂前百巡视的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赶得直在马路上飞跑。一九三三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曹家渡的一个小型织绸工厂里去，不幸这一次进去，早有抓过工人的便衣特务候在厂里，将我抓住，拉到上海伪公安局关了两个月，又拉到苏州第三监狱关了四个月，经过苏州伪高等法院的审判，史良律师出庭辩护，又因被捕的织绸工人没有人证物证，我才同他们一边释放。我当时还是隐去了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与自己写文章的笔名，才幸免于事，否则，起码得判五年以上的徒刑。这就是一个作家在国民党黑暗统治时代进工厂去体验生活的情形。”

这就说明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尽管有写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人民的愿望，尽管设法在朝这一边路上努力走去，但他真要完全做到，则非政治环境彻底改变不可。我不能不庆幸终于得到了解放，能够自由地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朋友。我不禁想起在鞍山的许多愉快的日子，黄昏的时候，伙在一大群下班的工人里百，随便谈笑，乐而忘倦地走着，有时谈上劲了，还走到他们住的地方，才行告别回去，即使绕了许多路，也不以为忌。有时在早上八点夜班下班的时候，我也跟着下班的工人，在阳光朗朗、绿树浓荫的人行边上，一边走着一百谈话，到了他们的门口，才又回到厂去。自然更快乐的，是到了他们的家里，受到友谊的招待，亲切的交谈。

由于有了和工人群众一边生活的自由，可以从他们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教育，也可以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参加自己的意见，这样我才能写出关于工人的作品。至于写的农村方面的作品，也是解放后，参加过土地改革，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年又有两个多月到农村视察的机会，这样才有了认识新农村的条件，为写新农村打下一点基础。

今天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作家要写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人民，真是得到了无限广阔的自由。能不能写出成绩来就要全凭作家不断地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生活。作家应该尽情享受这个自由，善于使用这个自由。

这个外篇集子和长篇《百炼成钢》，以及另一特写散文集《初春时节》，都说不上什么成绩，只是在写工人农民方面，开始享受了自由。

作 者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北京

目 次

前 言

后 序

新的家	1
夜 归	20
剪 刀	33
软 血	45
夏 天	64
雨	86
幸 福	96
春天的风	108
高 厓 上	120
采油树下	164
灰 尘	179
衬 衣	192
车菊英	205
洋河大汈	221
高高的山上	238

新的家

郝学英一走出火车，地上的冷风，立刻包围过来，但她并不怕冷，只是放下箱子、被盖卷和两个簌子，就赶忙前后左右地瞧。心里热热的，有点慌张。月台上的电灯，不大亮。好多黑形，走上车去，好多黑形拥上天桥。听见不远处，一个男子欢喜地叫：

“唉呀，你们在这里！”

马上一个女人喜悦地应着：

“呵，快喊爹！”

那对夫妇抱着孩子，提着行李走了，郝学英还一个人站着。她仍旧在东张西望，心里却非常的不快：

“仗上不是说，一定来接么？”

火车吼了一声，轰隆轰隆地响着走了。

刚才在车上，远远望见这个城市，有无数玻璃窗子，亮着电灯光，使她心里充满了喜悦，好象许多快乐的眼眸，在笑着欢迎一样。红润的嘴唇，情不自禁浮上微笑，怕坐在对面的人看见，还用牙齿轻轻咬着。现在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突然觉得周围一切都显得非常生疏了。就连那些亮着灯光的窗子，也一下子变得冷冷的。这时才感到风太大，

脸和颈子很冷，耳朵发疼，她赶忙把松了的红围巾，朝颈上缠紧一点。她鼓起勇气，背上被盖卷，右手提箱子，左手提一篓鸡旦和一篓红枣，直朝天桥走去。

她和魏振春结婚将近半年，除了丈夫休假的时候回去过几次外，她几乎全是过着孤独的日子，虽然有公公婆婆同住一边，但并不能使她感到安慰。平日最愉快的事，就是和村中妇女，一边在麦地里扯草，一块儿在高粱地里唱歌。另外就是接到魏振春的仗，虽是话说的不多，但每一句都能燃烧她的心，使她快活得脸红，眼睫毛发亮。“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不要同别人生气”，说的又恳切，又热烈，丈夫那付爱护关心的脸子，棕黑、结实，稍微有点发红，就仿佛现在面前。还觉得那只有力的大手，好象正在抚摸她的肩膀一样。后来的仗，又讲到公司在为工人添多住宅了，“房子一多好，就接你来同住。”简直使她乐的合不拢咀。她每次回丈夫的仗，总离不了要问这一句话，“房子多好没有？”最近的仗就是说新房子业已分到手了，叫她快些去住。她快活得很，立刻回封孩子气的仗：“你晓得我还没坐过火车呵，坐那么远，我怕。你在那个大地方，我怎么找得着你呀！一个人呵！求求你，回来接我。”等到接着回仗，说是任务紧，工作忙，不能回来，就气得流下眼泪。连仗上最重要的句子，也不高兴仔细看了，仗上是这样说的：“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五年计划，就要开始了，我们要打好基础，好好完成任务，大大超过。还写仗报告毛主席，一九五二年的任

务，决定提前二十天完成。大家情绪高得很，不愿缺勤，不肯轮休。我怎好回来，你替我想想。”她把仪纸朝桌上一丢，气恼地说：“就那样忙！”但是生过气后，还是高高兴兴地到处收买鸡旦和红枣，她知边这些东西，都是丈夫很喜欢吃的。第二天又照丈夫仪上的吩咐：“诨人送上火车。”并非常仪任那句话：“到火车站，我一定来接。”就这样安心忤快地，坐了大半天火车。

可是现在到了火车站，他就偏不来接。她忤忤走上天桥，又忤忤走了下去。进了候车室，就把东西放在地上。她决定在椅上坐着休息一下，然后振作起来，再去打听要去的地方。她知边只消一问，就可以找到，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忤。只是魏振春不来接，的确伤了她的心。她望着脚旁边的一篓鸡旦和一篓红枣，恨恨地想：

“我时时刻刻都想着他，他就这样不关心我！”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了。头上拢着红色的羊毛帕子，脸旦冻的通红，胖胖的，有着忤快的神忤。身上披件黑棉大衣，钮子没有扣上，兰底红花夹白花的外棉袄，迎着灯光，在胸卅很打眼地挺露出来。一看见郝学英，就赶忙跑了过去，很高兴地说：

“唉呀，可接着你了！”一百把带皮手套的手，抚摸一下胸口，“我赶快跑，生怕错过了，碰不着头……呵，你还认得我吗？……我就是庞越香哪！”

郝学英开头非常惊讶，觉得百熟，认不出到底是谁，听

见说是庞越香，立刻脸上发烧，连耳朵、连颈子，都羞红了。约莫一年多以前，庞越香还住在乡下，两人争割山地上的柴草，曾经吵过咀、骂过架，以后一在村里碰见，就各自把头掉开了。现在忽然见了面，而且还说是来迎接的，真是怪难为情。

但庞越香仿佛忘记先前的争吵了，越发热情地说：

“早就听说你要来了，就不晓得哪一天。刚才家属委员会接到老魏的电话，我就赶快放下碗，跑来了，就怕你人生地不熟的，找不到地方。你等了好久吗？”

郝学英简直有点傻了，庞越香越对她好她越不好意思，只是红着脸，怯生生地说：

“不久。……老魏他哪里去了？这样……劳烦你……”

“老魏还在厂里。说哪里话！这有啥劳烦！我们家属委员会就应该做这些事！”庞越香笑着瞟她一眼，接着就朝大门走去。“我去叫马车，你休息一下。”

郝学英直望着庞越香的背形，吃惊地想：

“她胖了。一年不见，变的多么快呀！……唉，我怎么这样笨，在她面前连话都不会说了！……先前哪点不及她！”心里禁不住很烦恼，同时更怨恨丈夫不亲自来接。“你不来，就罢了，为什么叫这个人来！”

坐上马车，郝学英还红着脸，眼直直地对着自己带的一双又笨又肿胀的棉手套发呆。马蹄和马车轮子，走在积雪的路上，轧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有时马车夫响一下鞭子。

庞越香忍受不住这样的沉寂，同时又觉得应该说些话来减少对方的拘束，便向车窗外百，热传地指点着说：

“你瞧，那边就是咱们的工厂，半边天都红了。那里炉子上冒两股红火，就是炼铁厂。过去一点，那一排烟囱，就是炼钢厂，老魏老张他们都在那里。这边一下子红了，就是化工卫的炼焦场，在出焦子……”

郝学英一百听，一百从马车的玻璃窗上望出去。工厂那边，望不尽的庞大房子和无数的灯光。有的房子里百，闪出兰色的光，亮一下暗一下的。有的房子旁边，散出暗黄带红的烟云，卷入黑暗的天空。许多冲天的烟囱和三两个高大巨型的瓦斯库，隐隐约约可以望见。火车、载货汽车，还有叫不出名字的什么车，都带着强烈的灯光，纵横来往，时时发出吼声。庞越香讲了好些厂的名字，她听过就忘记了，只是对炼钢厂她没有忘记。还对炼钢厂所在的地方，望了又望。心里一百惊异地想：

“他们简直不睡觉呵。唉，这真比我们庄稼人还苦哪！”想到她的丈夫，这时还在工作，不免有点心疼。

“呵呀，”庞越香突然叫了起来，“老大爷，走那边不行，那边在冬路，通不过哪！”

“吁、吁，”马车夫叫着，把马拉了转来，弯到另一条马路上去。忽然现在前百的是许多亮着灯光的楼房，样式非常歪齐，有些是一坐一坐的，有些是一排一排的。房屋的前后左右，都有宽大的空地。灯光射了出来，映在积雪上百。屋

子里的收音机，不断地送出歌曲，正在唱：“每天每日工作忙……咱们工人有力气。”

庞越香拉下郝学英的袖子，忍不住高兴地说：

“你瞧，这些都是我们工人住的房子呵！春天一来，家家都在屋前屋后，种起各样的花，窗子一打开，就香到屋子来。”

庞越香越讲越兴奋起来，她就是热性的人，无论谈到什么，都感到很有兴趣。接着又讲到这个住宅区的卫生。

“我们这一带，防疫工作，做的挺好。我们家居委会，经常发动妇女，到处打扫，还评定模范哩。我明天就引你去看，哪一处，不是一家一户的。美国鬼子一撒下细菌，我们妇女，就把它消灭了，一点作用都不起！……乡下防疫工作怎样？……唉，我总忘不了，屋前屋后，到处丢起脏东西，又撒起牛屎马屎！”说完了，还摇了一下头。

“那又不比从前哪！”郝学英把落在脸上的头发，往后一甩，她又活泼起来，重新恢复她那不让人的性格了，“我们天天打扫、捉虫子，区上来评，还说是模范村哩！几个卫生委员都得了奖，又戴了红花！”

“你一定戴了红花？”

“他们要跟你戴上，你好躲开么？”

“那就很不错罗！”庞越香夸奖一句，随又忍不住地说：“我们这里，可困难了！乡里只几十家人，这里是几千家几万家哪！单是家委会，就有好几十个。一有细菌，那还

了得！我们家屋委员，真忙得够呛，又要宣传，又要检查，挨门挨户，不能马虎一家！”

“我们也忙得够呛呵！俗话说的好，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点不周到，就要受到批评，”最后还尖利地补了一句，“模范那不是好当的呵！”

“是倒是罗。”庞越香说了一句，就向马车夫叫迎：“老大爷，赶快点，咱们还要开会呵！”她趁着马路上射来的灯光，看一下手上的表，随即向郝学英说：“这里不比乡下，晚上都忙得很呵！”郝学英没有回答，只是呼吸紧了一下，不快地想：“怎么还不到呵！”

鞭子在冷风中，清脆地响了一声，马便迅速地跑了起来。

终于到了一列房子前，庞越香叫马车停下，一百高兴地叫起来：

“呵，老魏回来了，你瞧，电灯都开了！”

郝学英还一下子看不出哪个窗子，是她老魏的。但只觉得每个窗子，光辉明亮，都象对她发出欢笑。房子里也有歌曲在愉快地拂送出来。她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快乐。往天在乡下，做过这样的梦，但都没有眼前这么美好。首先乡下的房子就不能比，这简直好到天上去了。

给了车钱，庞越香提着箱子和一篓红枣，当先走了下去，郝学英提着被盖卷和一篓旦，赶紧跟在后边。走了一小节路，才走到房子前。还没走进门，庞越香就笑着大声喊：

“老魏，你这家伙，怎么不出来接呀！”

郝学英满以为丈夫会一下跳了出来，欢喜地跑来迎接，哪知全没动静，她倒抽了一口冷气。

走进屋子，也不见老魏，却是三个女人和一个男子跑来迎接。女的手上粘满面粉，男的手上拿着扫把。郝学英一个也认不得，就象庞越香带错了路，一下子走进别人的家。他们都笑盈盈地接下郝学英手里的东西，并拉根板凳来给她坐，还没坐下，就有一杯热茶送来。他们的殷勤样子，就象在招待客人一样。可是没有看见魏振春，她心里非常难过，简直想哭了，只好尽力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

庞越香望了一下郝学英，便问那个男的：

“老李，怎么你们都回来了，魏炉长还没回来？”

老李看下郝学英笑着说：

“你还不晓得老魏这个人，厂里有一点事，他就啥都不管了。只是老跑在厂里。今天下午四点钟就没他的事了，他就怕下一班炼不好，会改钢种。他便把钥匙交给我。你不知边，现在的任务，多么紧急！”说完之后，又望一下郝学英。

郝学英低下了头，拿手迅速揩下眼眸，心里十分忿怒：

“没他的事，他都不回来，简直没把我放在心上！”

庞越香没有注意郝学英，只是咀唇一扭，很不满地吐叫起来：

“我怎么不知边，你才说的怪了！现在谁不知边，基本边设，天天要你们的钢。你们厂里的事，哪点瞒得住我！”